

四
明
叢
書

張
宗
祥

灼文續集上

明鄭萬 表鹿園撰

鵠峯雜著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況父旣沒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沒而名可更亦猶父沒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以爲疏於禮者告邪

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貲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

昔者白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劄腸之患烏鵲每遇漁舟卽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卽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爲白龜烏鵲之所爲而卒不蹈白龜烏鵲之所蹈者幾希

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迹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雄時浩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伍溺而死者什三矣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爲誰也昔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爲庶幾先王之政夫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興

梁成是皆爲政之先務也今之爲政者一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亦有之而不知民財民力之當休皆非也與其視途人之病於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爲寧爲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全悰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悰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

故賑贍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
范文正遺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
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
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
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
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慢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
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爲
之頽此

青箱雜記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王公曰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惟談論眞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惟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

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竝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今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

於此賦矣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
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
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
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閒設高几納師資之贊
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
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
士胡盧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歎曰吾儒不爲五賊

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輒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罔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窑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

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翁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工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韃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醜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旣久招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縉三百寘之阼實饑於筐酌酒於岸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殷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

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
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賓至是用
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
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
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擣拒詰旦拂衣去國
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
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
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
乎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

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
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
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
佛嗚呼妄者以虛辭歧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
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蓋反而觀之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
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爲非大怒雖得
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
篤意植美馳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

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湜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賓退錄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爲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

納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
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迹不向盃中何處消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荆公
曰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
何爲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荆公
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
舉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
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
行不使纖毫計較毀譽之心亂於胸中足矣